

之间的亲近关系。

第二个内容，是张广才预料赵五娘到京后见到丈夫，可能会有两种遭遇：一种是好的结局，蔡伯喈认了赵五娘，夫妻团圆；然而，从蔡伯喈去京赶考杳无音信来看，也有可能他地位变高了，会嫌弃糟糠之妻，不认赵五娘。那怎么办呢？张老汉替她设想了应对措施。惟有苦苦哀求，“怀抱琵琶诉苦情”。其实，古代妇女也只有这一办法了。不过关键是怎样求？老汉认为，不能把家中父母饿死，卖发埋葬公婆这种苦情尽情表露出来。因为蔡伯喈若是身居高位，也许会不认糟糠之妻，但对父母或许还有点孝心，

对家乡或许还有点留恋，劝说的目的是要他回来。所以，应该要谎称“公婆现在堂上等，叫他早早回家门”，这里可见老汉对人事的洞察和考虑问题的细心。

第三个内容，是张老汉要她一路小心，盼望她“早到早回程”。这是张广才最大的祝愿。

这段唱词，既表现了人物的感情、人物的内心，又表现了人物对事件的预见、考虑和拟就的对策，写得很流畅，很动情。

这样的内容，就决定了演唱的节奏与行腔。听这段“西皮流水”，就像听一位老人对小辈在亲切谈话。它的节奏不快，但很稳实，字

里行间让人感到张老汉的温厚与深情，一路唱来，如溪流潺潺。一般的“流水”，在唱的时候是在最后一句前煞住；在场面二下鼓点之后，再一气吐出最后一句，给人一种突然止步、喘口气再奔泻而出的感觉。然而，《赵五娘》的这段“流水”却不采取这个方法，而是一口气唱下去的。也就是说，不打住就接唱“但愿您早到早回程”。尤其是最后“早回程”这三个字更是沉重有力，充满了张老汉一腔盼等的情怀。

因是大白话，所以通俗易懂；虽是大白话，但却细致动人，雅俗共赏。这正是麒派艺术的特点与魅力。 龔 书法/黄仲达

常熟的评弹情缘

□李永钧

据常熟遗文逸事记载：常熟因地形酷似评弹乐器琵琶而得名“琴川”，从此与评弹结下不解之缘。常熟很久一直是出了苏州的第一“书码头”，其地位仿佛天津之于京剧，演员要在自己这门艺术中站稳脚跟，一定要在那里“打红”才行。在评弹兴旺时期，常熟共有一百多家书场，遍布城乡。漫步常熟茶楼，到处可见台上执扇说书、台下捧壶听书的景象。耳濡目染之下，近百年来常熟也出了许多评弹名家。

常熟评弹历来响档多，远至清嘉庆年间，有苏州书坛上专说《三笑》的女说书马秀英。清咸丰年间有说《西厢记》的朱奇庵。至晚清民国，擅说评话《水浒传》的王季臣，被听客誉为“绝活”。书坛上擅说《张汶祥刺马》的著名评话家潘伯英以及杨星搓、杨月搓、朱菊庵、朱兰庵等名家都是常熟籍人。

当代的常熟籍评弹演员中间有陈希安、华士亭、华佩亭、饶一尘、薛小飞、孙淑英等许多名家响档以及为毛主席诗词《蝶恋花·答李淑一》谱曲的赵开生等。关于孙淑英，评弹界至今还流传这样一段轶闻：上世纪六十年代，陈云同志有一次在听了当时才24岁的孙淑英表演的《西厢记》之后赞许地问：“小妹妹，您也是苏州人吧？”孙淑英直爽地回答道：“不！我是苏州地区的常熟人！”陈云同志当即勉励她：“小常熟，前程远大！”擅说《啼笑因缘》的蒋云仙以能说各种方言闻名，尤以书中的常熟娘姨王妈活龙活现，常熟白完全到位，岂知蒋原是常熟人，常熟白本是其乡音！

此外，与常熟结缘的评弹名家也不少，如创立“琴调”流派唱腔的朱雪琴本姓吴，七岁时在嘉兴听常熟艺人朱蓉舫、朱美英夫妇的《珍珠塔》，八岁时过继给了朱氏并拜师学艺，一起到了常熟。其学艺、出道也在常熟。

近年来，评弹这朵艺术奇葩在常熟更显摇曳多姿，常熟市委、市政府投资600万元建造的常熟评弹艺术馆已经建成开馆，为广大评弹爱好者提供了一个“乐园”。作为一座专业艺术馆，常熟评弹艺术馆将成为展示“江南第一书码头”风采，传承和弘扬评弹艺术的重要窗口。

前不久，上海评弹团在新落成的常熟评弹艺术馆演出，名家、名段、新馆交相辉映，不但常熟的评弹迷们陶醉于“吴歌雅韵”之中，连许多外地的朋友也天天莅临捧场。上海、苏州、常州、江阴等地发烧友都不约而同地来到常熟，或当天来回，或借宿旅馆，欣赏这场难得的盛会。